

违章

□郑自松

空，照得湖畔树影朦胧，略带凉意的秋夜，如诗如画。小陆舒了一口气，心想做文明城市的交警就是爽。正得意间，突然，从惠州大桥方向冲下一辆小轿车，如失控的脱缰野马，呼啸而至，差点撞上斑马线上的行人。

驾驶员说，这是我们公司员工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小陆说，伤情再危急，也不能让你这个喝了酒的人开车呀。

驾驶员说，司机是公司的人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小陆说，司机是公司的人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小陆说，司机是公司的人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一个满身是血的人，双眼紧闭，脸色苍白，后背上插着一根钢管，殷红的鲜血正汩汩地往外冒。伤者的两侧坐着两个跟他穿同样工作服的人，一人扶着他的身子，一人用毛巾按住伤口。

驾驶员说，这是我们公司员工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小陆说，伤情再危急，也不能让你这个喝了酒的人开车呀。

驾驶员说，司机是公司的人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小陆说，司机是公司的人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小陆说，司机是公司的人，晚上公司的人都在聚餐，他在工地巡逻时，不小心被工地上掉下的钢管砸中。

头我再过来接受你们的处罚吧。求求您了！

小陆没有多想，说，看你还算清醒，你赶紧送病人去医院，打开双闪灯，沿途鸣喇叭，路口注意避让行人。一定要小心啊。

小轿车闪着耀眼的双闪灯，鸣着急促的喇叭，急速地朝着中心医院的方向驶去。小陆连忙拨打了中心医院的急救电话，提醒医院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。

车子走远了，已听不到喇叭声，小陆的心情终于平复了下来。

一旁的协警提醒他说，你刚刚放走的这个酒驾，可是我们大队的第一例呢。

小陆猛然醒悟，看着面前静静矗立的朝京门，不知该怎么办。稍稍，他掏出手机，拨打了大队长的电话，说，大队长，刚才我自己违章了，愿意接受组织处分。

正生家的宝贝

□陈修平

在枫树洞村里，正生一家曾在较长时期内显得神秘兮兮的。枫树洞村子不大，全村同一姓氏，一个祖先开枝散叶下来的，按理说应该走得比较近。但正生一家几乎不与村里人来往，正生满头白发的老妻总是坐在自家门前，就连正生两个儿子小时候也不与村里小孩一起玩，既不去别人家串门，更不会邀请别人去他家。

枫树洞是个偏僻的山村，村里人多地少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村里大有人在生产队挣工分，生产队队长、会计和几个说话算数的，根据各人的劳动能力评定每天的工分标准。到了收获季节，凭工分分粮油。正生夫妻做事不咋的，挣的工分自然不高。每年春荒时，村里大人们的眉头多数都是紧锁着的，而精瘦精瘦的正生表情一如往常——舒展得很，总是眯缝着眼睛，似笑非笑的模样。正生上有老父母，下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，家里人口算是比较多的，按说负担还是蛮重的，但从没见过正生家借钱借粮。

那时，村里就有议论：“正生的父亲，当年曾在山腰的洞里，挖出了不少首饰和银元。”

“是呀，怪不得正生夫妻隔一两个月就会外出一次，每次都出去挑着满满一担回来。而听说他丈母娘家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。有人在县城金店门前碰见过他俩，可能就是偷偷去卖首饰和银元的。”

议论归议论，但村里人从没举报此事。

分田到户后，正生夫妻虽然也跟村里人一样，每天都会去田里，但谁家庄稼长得咋样，能出产多少，村里人瞄一瞄就心里有数，更何况正生夫妻侍弄的庄稼长得一般。然而，正生家的生活在村里可谓一枝独秀，村里人除了过年过节才会买点猪肉，而他们却不时就能见到正生从集镇提着猪肉回家。

“看看，人家有宝贝，不愁没吃穿！”村里人看着正生的背影，总免不了感叹几句，议论几句。

正生两个儿子都没读完初

长得真像

□川田

酒桌上，有一人老盯着张山看。张山不高兴了，说，你老看我干啥？这人尴尬地笑着说，你跟陈乡长长得像真像。这人还问其他人，你们看，他像不像陈乡长？其他人也认真地打量着张山，然后异口同声地说，像，太像了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那会儿，张山刚从广东打工回来，并不认识什么陈乡长。但打那以后，张山就经常遇到有人说类似的话，有一次走在街上，有人还跟他打招呼，说陈乡长好。张山觉得蛮好玩的。

一天晚上，张山跑去了乡政府。乡长不在，办公室是关着的，兴许是下班了。不过，楼下公告栏有乡里工作人员的照片，注明了姓名职务。陈乡长的照片也有，小西装白衬衣红色领带，精神头十足，让张山有些自惭形秽。

也说不清为什么，张山跑去县里，买了小西装白衬衣红色领带，然后照着镜子打扮起来。人靠衣装马靠鞍，这一打扮，跟照片上的陈乡长更像了。

有一次，邻村一个远房亲戚，为了危房改造指标的事，跑来找张山帮忙，问张山有没有熟人。也是灵光一现，张山突然有了主意。张山说，明天我去下你们村，跟他们说下。亲戚满脸狐疑，你去管什么用？张山也不敢担保票，笑笑说，试试看吧，没准管用。

第二天，张山穿着小西装白衬衣打着红色领带，骑着电瓶车去了亲戚那个村。村委会有两个村干部，张山旁若无人的走了进去，口气硬硬地说，李福贵家的危房改造，村里为什么不报啊？两个村干部相互看了看，其中一个说，李福贵家不符合条件，已经跟他说清楚了。张山说，李福贵的情况我了解，我看还是符合的，你们再研究下吧！两个村干部又相互看了一眼，另一个人问道，哎你谁呀？张山慢条斯理地说，我是谁你们不认识吗？两个村干部便细细端详着张山，然后发现新大陆，指着张山说，你跟陈乡长长得像真像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一个像字，让张山泄了气，只得老老实实地说，我是李福贵家亲戚，他让我来问下。

张山有些失望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有一回，张山将这事跟一个哥们说了，这哥们说，你也真是的，乡长下乡，哪有骑电瓶车，哪一个手



画里人家

□李海波 摄

炸韭菜饼的姑娘

□杜维民

秋阳钻出云层，懒洋洋地洒向大地。公园前的路口摆满了各色摊点，有卖风筝、泡泡机、渔网等玩具的，有卖雪糕、矿泉水、饮料的，有卖甘蔗的，有卖包子的，还有一位姑娘在炸韭菜饼。只见她用一双筷子在油锅里拨动着一只只翻滚的韭菜饼，再把炸成金黄色的韭菜饼夹到锅边铁帘上沥油。有客人光顾，她把沾有油渍的手放到围裙上擦干净，用竹筷往纸袋里装韭菜饼，然后把收来的钱扔进旁边的饼干盒里。这时，一位“眼镜”抱着一男孩路过韭菜饼摊，男孩吵着要吃韭菜饼，“眼镜”说：“韭菜饼火气大，别吃。长大了要好好读书，赚大钱。别像姐姐一样，站在这里风吹雨打，一天还赚不到一只奥特曼。”

紧接着又来了位牵着一小女孩的光头。小女孩也要吃韭菜饼，光头瞄了眼纸壳上歪歪扭扭的大字——韭菜饼每只一元，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元纸币说：“来五个。”

姑娘给了六个，并解释说买五送一。小女孩咬了口油滋滋的韭菜饼，连说好吃好吃。光头蹲下身帮小女孩擦去嘴角的油渍，要她谢谢姐姐。这时，男孩挣脱“眼镜”的怀抱，跑到韭菜饼摊前，吵着要吃韭菜饼。“眼镜”跟过来，摸出一枚一元硬币，丢在案板上。姑娘未接，并冷冷地扔下句，十元一个。“眼镜”提高了声音：“你抢呀。明码标价一元一个。”

姑娘跑到摊前扯下用包装绳吊住的纸壳说：“我的韭菜饼我做主，行情看涨，十元一个。”

一场意外事故，她失去了声音。在她感觉暗无天日之际，他出现了。

那天，极度烦躁的她，正在公园的水池旁拼命地踢石子。他站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榕树下，静静地注视着她。细碎的阳光透过叶缝，轻柔地投射到他伟岸的身上，绚烂成点点光芒。

在她的愕然中，他比划着手势，潇洒地向她走来。

这是她意想不到的，他竟然是聋哑人。

只是，和她不同的是，他很阳光，很乐观，脸上总挂着灿烂的笑容。

后来，好几次去康复中心的路上，她都遇到了他。每一次，他都热情地比划着手势同她打招呼。

在他的感染下，她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。

她渐渐接受了现实。为了方便和他交流，她认真学起了手语。

随着交往的加深，她才慢慢知晓，其实，他留意她许久了。但根深蒂固的自

爱无言，情无声

□蒲建知

“好的，请问您想点哪种类型的餐单。有中式、意式、法式、日式……”屏幕闪烁，不停在阿宝眼前刷新。阿宝紧张地随口说了两道菜。

“好的！请稍等片刻！”语音刚落，就听到路边的无人售货机里一阵响动，从里面弹出一台自动送货机器人来，定睛一瞧，车架上打包放着的正是阿宝点的那两道菜。

“太神奇了！”阿宝顾不上吃，马上又下令道：“我还要新衣服、新鞋子。”手机再次提供服饰选择，阿宝点了几下，送货机器人很快将货物送达。

阿宝一手拿着吃的，一手夹着衣服，一脸兴奋地用手机说，“好了，先送我回家吧。”手机得令，立马规划路线，无人出租车无声无息地停靠路边，自动打开车门，提示乘客上车。阿宝跳了上去，车子马上关门，飞驰而去。

几秒钟后，阿宝到了目的地。虽然人行横道上有红绿灯，可人们并不需要抬头，都能准确无误地根据红绿灯的显示，有序过街。街上没见到警察或管理人员，似乎人们全部自我管理，完全按照手机指示行动。阿宝看了好一会，终于想明白。现在的信息应该都导入了手里捧着的那部手机里，只要看着手机里的实时动态地图，就能知道建筑物的分布、车辆及行人的动向，预知红绿灯的时长，不用抬头都不会撞到障碍物。

阿宝饥肠辘辘，他已好几天没吃东西，不然也不会从山里跑出来。他想重操旧业，从别人兜里摸点钱出来花花，但一直靠不了路人，无计可施。

“要不硬抢，或是找一个睡着的人下手了！”阿宝心想。

环顾四周，真让他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目标。在路边的餐桌旁，有个醉汉正在酣然大睡，外套的口袋里露出手机的半个身子来。阿宝大喜，悄悄走上前，摸遍对方全身，没找到一文钱，只好把手摸了出来，一按之下，屏幕显示：“指纹输入不正确，请重试！”

阿宝并不傻，他立马抓起醉汉的右手，把拇指放到屏幕上，解锁解开。一个轻盈温柔的声音传来：“您好，请问有何吩咐？”阿宝吞了吞口水，捏着嗓子，吞吞吐吐地尝试道：“我……饿了，想……吃东西。”

低头族

□黄超鹏

阿宝从深山老林出来，漫无目的地走入这座现代化大都市。他小心翼翼地打量身边的一切，觉得很新鲜很神秘。

十年前，阿宝因为偷盗被通缉，他跑到山里躲藏，一晃多年过去。在山里，以野果走兽果腹，饿了喝山泉水，累了就爬果树睡觉。几乎见不到什么人，连话都说不了，身上的衣服更是破烂不堪。他生怕人家一见到这副怪模样，马上报警把他抓起来。他做贼似的跟手跟脚不停躲闪，但一进城，他感到更加诡异，城里人像是不会抬头一样，根本没人抬头看他，都捧着一部手机走路、说话。

渐渐，阿宝放开胆子，走入了人群。他想凑到别人身边，看下对方手里的图像，可一接近，人家像有心灵感应一样，自动自觉地躲开，让他永远靠近不了。路上的汽车络绎不绝，往车里一瞧，都是无人驾驶的自动驾驶汽车。虽然人行横道上还有红绿灯，可人们并不需要抬头，都能准确无误地根据红绿灯的显示，有序过街。街上没见到警察或管理人员，似乎人们全部自我管理，完全按照手机指示行动。阿宝看了好一会，终于想明白。现在的信息应该都导入了手里捧着的那部手机里，只要看着手机里的实时动态地图，就能知道建筑物的分布、车辆及行人的动向，预知红绿灯的时长，不用抬头都不会撞到障碍物。

阿宝饥肠辘辘，他已好几天没吃东西，不然也不会从山里跑出来。他想重操旧业，从别人兜里摸点钱出来花花，但一直靠不了路人，无计可施。

“要不硬抢，或是找一个睡着的人下手了！”阿宝心想。

环顾四周，真让他发现了一个意外的目标。在路边的餐桌旁，有个醉汉正在酣然大睡，外套的口袋里露出手机的半个身子来。阿宝大喜，悄悄走上前，摸遍对方全身，没找到一文钱，只好把手摸了出来，一按之下，屏幕显示：“指纹输入不正确，请重试！”

阿宝并不傻，他立马抓起醉汉的右手，把拇指放到屏幕上，解锁解开。一个轻盈温柔的声音传来：“您好，请问有何吩咐？”阿宝吞了吞口水，捏着嗓子，吞吞吐吐地尝试道：“我……饿了，想……吃东西。”